

《天鹅之舞》  
黄丹丹 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

这部收有10个短篇和两部中篇的《天鹅之舞》虽已是黄丹丹的第三部小说集,但我而言却是首次集中读到她的作品,作者的富于个性的艺术表现力超出了自己的预判。

在这12部作品中,无论是10个短篇还是两部中篇,都有一个共同的场景,即今日名为寿县过往则长期称之为寿州的地方。这至少就有两点值得关注:首先,这是一座古县城,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说,著名的淝水之战和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古城墙都在这里。不仅如此,县又是中国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,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权到县,再往下就没有了。

现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县以下虽有乡镇的存在,但县一级依然还是最重要的基层治理结构,同时也是集中表现中国社会现状最基本的单元。第二,寿县作为一座古城,自然就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本能地联系在一起。读黄丹丹的这些作品很难绕开这两点,这当然是好事,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一把“双刃剑”:处理得好即是她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,反之也可能成为负担甚至是败笔。比如县城,处理得好则烟火四溢、活色生香,处理不好也可能导致封闭保守如一潭死水;又如传统文化,如何理解和评估?分寸拿捏得好自是出彩,一味盲目崇拜则必为笑柄。

阅读过《天鹅之舞》中的12部作品后,我的这种担心成为多余。在处理这两个难点一双关系时,黄丹丹的确既有自己的想法更有具体的实现办法,关键是最终效果也不错。

首先,在《天鹅之舞》中,叙事的时间安排上具有一定的长度,空间又饱有一定的宽度。时间虽聚焦当下,但又不局限于现在,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,如《故事里的人》。空间虽以寿县为轴心,但半径

## “乡恋”·“乡愁”

——读黄丹丹小说集《天鹅之舞》

潘凯雄

却划拉得不小:从寿县到安徽全省,从安徽省到全国乃至世界。时间的拉长和空间的展开,作品便有了可以更加自由驰骋的天地和场景:时间上传统与现在形成了比照;空间上的流动与穿行,人物的作为、时代的变革、区域的特点自然囊括其中。黄丹丹的短篇都不长,不过一两万字,但时空一旦打开,传递的生活信息就十分饱满,格局也就自然摆在那里。比如面对传统文化,孤立寿县的小空间中看和跳出来回望,无论是感觉还是评价,结果一定不一样。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,是非常机智的,也是很成功的。

其次,故乡是我们国人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之一。本人籍贯也是安徽,虽然45岁前从未到过安徽,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,我还得说自己是安徽人。这是就中国人的一种情结,挥之不去。故乡的确是很多人心灵上休养生息的避风港和养生地。但这只是一方面,事实上也还有另一面,黄丹丹的作品里就有这样的书写。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空流动中,有的从故乡走向遥远地方,思念着老家,盼望着回乡,充满着憧憬,真回去

了失落感又时有发生,和发小乃至亲人也不无疙疙瘩瘩,这非常真实。今日之老家已不是昔日那个老家,今天的你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。暗藏的流动或者潜在的东西是什么?是时代,是社会,是变化。这是比传统上的乡愁更加流动,更有活力的东西。我认为黄丹丹在自己的笔下对这一点处理得很好。这样一种真实且纠结的状态在她的笔下其尺度与分寸把握得好、拿捏得好:既思乡,又不无些许惆怅与失落。

第三,如何表现家乡?当地的人文、自然景观等是文学反映、表现乡愁或者书写家乡时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。黄丹丹的作品则并不是刻意如此,她基本是淡淡的、不动声色的书写家乡的自然和人文特点,例如某个地方在某种季节的阴雨,湿乎乎的,且多是在书写人物行为时加入一点自然特色。在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自然流动中,让读者想象那个地方的风物以及自然,家乡景物、风土人情不动声色地随之表现出来。这是一种文学手段,一个好小说家应该向此方向而努力,而不是刻意去渲染与铺陈。

## 《水墨情缘》打开非遗觉醒剧本

董江波

作为一部聚焦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网络文学作品,作家有奇这部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水墨情缘》在都市言情框架中展开了颇具野心的叙事尝试。有奇延续了其在《无爱不嫁》中展现的情感洞察力,同时延续《大芦苇》对文化根脉的追寻,试图在商业文明与艺术理想的对撞中勾勒出当代青年的精神图谱。这样的创作抱负使得小说呈现出不同于常规言情文本的厚重质地,但也恰恰在这份野心中,暴露出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与严肃文学追求之间的微妙裂隙。

### 跨界叙事的新范式

小说构建了独特的“四维坐标系”:X轴是水墨动画的艺术追求,Y轴是创投市场的商业逻辑,Z轴是古村落开发的文化想象,而贯穿始终的情感纠葛则构成了时间维度。这种多维叙事结构使《水墨情缘》摆脱了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的扁平化叙事陷阱:当水艺心在“天使投”路演现场阐释水墨动画重构计划时,她不仅要面对投资人的质询,更要直

面传统美学与现代传播的深层矛盾;商栈提供的创业扶持既是情感催化剂,也是对艺术纯粹性的潜在威胁。这种设置使每个情节转折都具有多重解读可能,如冯嘉嘉提出的战略合作,既是事业转机,也是对初创团队理想主义的考验。

在人物塑造上,作家展现出对当代青年精神特质的精准把握。水艺心这个“执笔仗剑”的女性形象颇具象征意味:跆拳道黑带的设定不仅仅是制造“美女救英雄”的戏剧性场面,更暗示着传统文化守护者需要的双重力量——既要保持艺术创作的纯粹锐气,又要具备应对商业社会的“实战”能力。商栈的复杂性则体现在其身份悖论:作为文创投资人,他深谙流量时代的运作法则,但童年跟随祖父修复古画的经历,又使其成为最理解水墨精神的现代人。这种内在撕裂在第三十四章“弥补过失”中得到精彩显现——他在国际展会上对水墨动画的推介,既是商业策略,更是隐秘的自我救赎。

### 理想主义的显性困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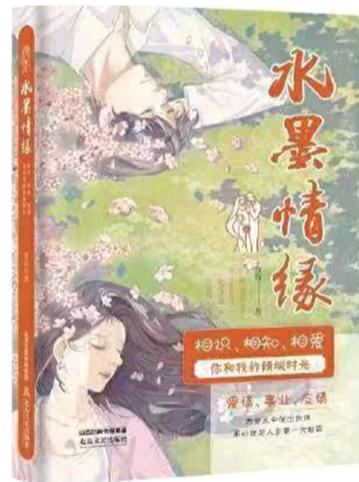
小说对文创产业的生态描摹具有社会学标本价值。从第二章“皮影”中濒临失传的老艺人,到第二十七章“商业筛选”里资本对艺术创作的异化,作家构建起完整的价值链图谱。最具现实痛感的当属第三十章“失败

的投资”,水艺心团队在获得首轮融资后遭遇的创作困境,精准击中了艺术商业化的核心矛盾:当洪涛建议引入AI生成技术提高产能时,不仅关乎创作效率之争,更触及艺术本体论危机——机械化生产的水墨动画是否还是“传统的当代延续”?

人物关系网的设计显示出精巧的叙事智慧。“误点鸳鸯谱”的前史与现时情感线索形成镜像结构:冯嘉嘉与商栈未遂的婚约,与水艺心、洪涛的“友达以上,恋人未满”的状态构成双重对照。这种设置突破了常规多角恋的俗套框架,将情感困惑与事业抉择编织成命运经纬。第十九章“被骗太深”中,当商业背叛与情感猜忌同时降临,角色在双重危机中的应激反应,暴露出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生存焦虑。

### 类型化写作的叙事限度

尽管《水墨情缘》在题材融合上颇具新意,但对核心意象的开发仍显不足。作为题眼的“水墨”,在叙事中更多作为文化符号存在,缺乏具身化的艺术探索。内文中“古镇配套动画项目”的商业化争议本可深入探讨水墨语言的现代转换,却简化为知识产权纠纷。对比严歌苓《芳华》对舞蹈艺术的叙事转化,或金宇澄《繁花》对沪语写作的美学实验,本书对传统艺术的呈现仍停留



《水墨情缘》  
有奇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

在意象借用层面。

但瑕不掩瑜,在网络文学类型创作与严肃写作的接壤地带,《水墨情缘》展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。它将自媒体时代的传播焦虑、Z世代的身份迷茫、非遗活化的现实困境等命题编织进爱情故事经纬,在“甜虐”叙事中植入文化思索。虽然存在着意象开发略微单薄、人物塑造尚未典型等技术性缺憾,但其构建的“新风国+”叙事模型,为网络文学突破言情窠臼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。当水艺心在国际展会上看到水墨动画与古村落影像重叠的那一刻,不仅预示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某种可能,也暗示着网络文学在商业性与文学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永恒课题。这种未完成的探索状态,或许正是这部作品最动人的精神底色。

